宋史

百一七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六　宋史四百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喬行簡　范鍾　游似

趙葵兄范　謝方叔

喬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學于呂祖謙之門登紹熙四年進士第歷官知通州條上便民事主管戶部架閣召試館職爲秘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官升秘書郎爲淮西轉運判官知嘉興府改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言金有必亡之形中

國宜靜以觀變因列上備邊四事會近臣有主戰者師遂出金人因破蘄黃移浙西提點刑獄兼知鎮江府遷起居郎兼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侍講尋遷宗正少卿祕書監權工部侍郎皆任兼職理宗即位行簡貽書丞相史彌遠請帝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疏曰求賢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深求實益則人才振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姦宄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夫自侍從至郎官凡幾人自監司至郡守凡幾人令其所舉賢能才識之士又不知其幾人也陛下蓋嘗摭其一二欲召用之矣凡内

外小大之臣囊封來上或直或巽或切或泛無所不有陛下亦嘗擴其二三見之施行且襃賞之矣而天下終疑陛下之為具文蓋以所召者非又無宦情決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持正不阿廉介有守臨事不撓者論薦雖多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其所施行襃賞者往往皆末節細故無關於理亂粗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取之以示吾有聽受之意其間亦豈無深憂遠識高出衆見之表忠言至計有補聖聽之聰者固未聞采納而用之也自陛下臨御至今班行之彥麾節之臣有

因論列而去有因自請而歸其人或以職業有聞或以言語自見天下未知其得罪之由徒見其置散投閑倏來驟去甚至廢罷而鐫褫削奪而流竄皆以爲陛下黜遠善士厭惡直言去者遂以此而得名朝廷乃因是而致謗其亦何便於此夫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又言敬天命伸士氣時帝移御清燕殿行簡奏願加畏謹且言群賢方集願勿因濟王議異同致有渙散升兼侍讀兼國子祭酒吏部侍郎權禮部尚書權刑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樞密院事太

后崩疏言向者陛下內廷舉動皆有稟承小人縱有蠱惑干求之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發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陛下為天下君當懋建皇極一循大公不應私徇小人為其所誤凡為此者皆戚畹肺肝之親近習貴幸之臣奔走使令之輩外取貨財內壞綱紀上以罔人君之聰明來天下之怨謗下以撓官府之公道亂民間之曲直縱而不已其勢必至於假采聽之言而傷動善類誤爰人之譽而進拔憸人借納忠效勤之意而售其陰險巧佞之姦日積月累氣勢益張人主之威

權將為所竊弄而不自知矣陛下衰絰在身愈當警
戒宮庭之間既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爲多以
春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
制必於盛德大有虧損願陛下常加警省又論災
求言乞取其切者付外行之又論許國不當換文資
其當慮者有五鄭損不當帥蜀又言時青者以官則
國家之節度以人則邊陲之大將一旦遽為李全所戕
是必疑其終為我用慮變生肘腋故先其未發驅除
之竊意軍中必有憤激思奮之人莫若乘機就淮
陰一軍拔其尤者以護其師然後明指殺青者之姓

名俾之誅戮加贈恤之典於青則其勢自分而吾得藉此以制之則可折其姦心而存吾之大體不然跋扈者專殺而不敢誅有功者見殺而不敢怨彼知朝廷一用柔道而威斷不施烏保其不遞相視效則其所當慮者不獨李全一人而已又言山陽民散財殫非亟賊久安之地當日夜為鴟張之計楊州城堅勢壯足以坐制全淮此曹未必無窺伺之心或為所入則淮東俱非我有不可不先為之慮也又請屯駐重兵海道内為吳越之捍蔽外為南北之限制又論李全攻圍泰州勦除之兵今不可已此賊氣貌無以踰人

未必有長筭深謀直剽捍勇決能長雄於其黨耳況其守泗之西城則失西城守下邳則失下邳守青社則失青社既又降北此特敗軍之將十年之內自白丁至三孤功薄報豐反背義忘恩此天理人情之所共憤惟決意行之後皆如行簡所料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議收復三京行簡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有可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

視今日之内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敝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務任責者自若朝廷有禁包苴戒貪墨之令而州縣之黷貨不知盈厭者自如欲行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多頹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内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闢乾坤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

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為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變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皇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鄉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況乎境內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并飢寒之民常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蕭墻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強敵而不得休潰池

赤子後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柰何夫民至愚而
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
浙之寇皆籍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
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
寧不又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
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
遼闊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
而能鬬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
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
趣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

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爲將接納降附即可爲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粮士有飢色今之餽餉累日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幣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強則無事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

已先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三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頓師千里之外粮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爲謀主韓彭爲兵帥亦恐無以爲策他日粮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陛下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不果從進知樞密院事時議御閱不果反驟汰之殿司軍閧爲之黜主帥罷都司官給黃榜撫存軍愈呼譟行飼以聞戮爲首者二十餘人衆乃帖息尋

拜右丞相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襄陽失守請急收復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師得不出端平三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雷雨行簡與鄭清之並策免既去而獨趣召行簡還京留之拜左丞相援韓琦故事乞以邊防財用分委三執政請修中興五朝國事十上章請謝事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肅國公每以上游重地爲念請建節度宣撫使提兵戍夔邊事稍寧復告老章十八上四年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魯國公淳祐元年二月薨

于家年八十六贈太師謚文惠行簡歷練老成識量
弘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
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所著有周禮總説
孔山文集
范鍾字仲和婺州蘭溪人嘉定二年舉進士歷官調
武學博士差通判太平州知徽州召赴闕遷刑部
郎官又遷尚右郎官兼崇政殿説書進對帝曰仁宗
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憂勤致治徽
宗始雖無事餘患至于今日帝悦尋遷吏部郎中兼
説書又遷祕書少監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録檢

討拜起居郎兼祭酒權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同修撰遷兵部侍郎兼給事中權兵部尚書兼侍講尋兼侍讀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授參知政事淳祐元年乞歸田里不許四年知樞密院事乞歸田里五年特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封東陽郡公再乞歸田里不許六年復請許之加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辭不拜以保晚節乃提舉洞霄宮九年正月薨鍾爲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贈少師謚文肅所著書有禮記解

游似字景仁利路提點刑獄仲鴻之子嘉定十四年進士歷官爲大理司直升大理寺丞遷太常丞兼權兵部郎官遷祕書丞兼權考功郎中直祕閣夔路轉運判官移潼川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請封謚田錫從之遷軍器監宗正少卿兼權樞密都承旨時暫兼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權禮部侍郎有事于明堂似上疏言欲盡事天之禮當盡敬天之心心存則政事必適其宜言動必當其理雨暘必循其序夷夏必安其生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禮部尚書兼侍讀言軍賞冒濫請給告之制奏功者書填真命付之

候從軍十年別能立功升至統領已上方許從所屬保明申朝廷立名給告則冒濫者革功勞者勸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權工部侍郎兗四川宣撫司參贊軍事兼給事中遷吏部尚書入侍經幄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似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嘗不速一念有時間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大勢至於憂勤既切宸念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九重之實乃撽太宗事以陳且謂太宗矜心易啓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

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之勢滋甚回視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爾意者親儒而從諫敬畏以檢身未若貞觀之超卓乎節用以致愛選廉以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願陛下益加聖心嘉熙三年正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充縣伯八月拜參知政事四年閏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淳祐四年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仍奉朝請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進爵郡公五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上章乞歸田里帝不許七年特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爵國公十一年轉兩官致仕薨特贈少

師

趙葵字南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初生時或夢南岳神降其家方在襄陽命葵專督飲食共養之事與兄范俱有志事功方器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為之師又遣從南康李燔為有用之學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為變葵時十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嘉定十年金將高琪烏古論慶壽犯襄陽圍棗陽時邊烽久熄金兵

猝至人情震懼方帥范葵往戰敗走之十三年方遣
葵及都統扈再興攻金人至高頭高頭金人必守之
處也出勁兵拒戰葵率先鋒奮擊再興繼進殲之翼
日進次鄧州金人阻沘河以拒葵麾軍進擊楊義諸
將繼至金兵亦大出合戰大破之俘斬及降者幾二萬
獲萬戶而下十數人奪馬八百逐北直傅城下而還十
四年金人犯蘄州葵與范攻唐鄧方命之曰不克敵
毋相見也三月丁亥至唐州薄城而陳金大將阿海
引兵出戰葵帥精騎赴敵再興從之大捷斬馘萬餘
金人閉門不出時金人陷蘄州者至久長數十騎出

山樾婁帥楊大成以十四騎逐之金騎漸益至數百婁力戰連破之而金步騎大集會范再興軍合戰至夜分始解庚寅官軍分二陣范將左再興將右婁帥突騎左右策應金人背山亦分為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復謀夜戰以倖勝乃預備大鼓令軍中聞疊鼓声始動若彼未至五十步内而輒動者斬未幾金兵稍下山再興邀衝之果為敵所乗遂逼范軍范疊鼓麾軍突鬭婁繼進殲金兵數千敵併力向再興婁率土豪祝文蔚等以精騎横衝之金人僵屍相屬復相持至夜分金人雖斂而陣如故范婁急會将校

選死士數千黎明四面奮擊喚声撼山谷金人走乘
勝逐北斬首數千級副統軍投戈降拔所掠子女萬
餘得輜重器械山積補葵承務郎知棗陽軍范授安
撫司內機方卒十五年起復直祕閣通判廬州進大
理司直淮西安撫參議官十七年李全往青州淮東
制置使許國檄葵議兵葵至曰君侯欲圖賊而坐賊
穽中悔已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爾國曰兵
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曰葵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
銳君侯留三萬帳前賊不敢動矣國曰不若集淮兵
來閱而君董之既足示衆亦可選銳葵曰有兵之郡

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爭于朝分留自衞一得朝命必匿其強壯遣老弱以備數本欲選銳適得其鈍本欲示衆適示單弱徒啓戎心國不聽卒敗寶慶元年范知揚州乞調葵以強勇雄邊軍五千屯寶應備賊葵在廬州數貴私錢會諸將毬射與制置使會式中不合葵去之言者以爲擅遂奉祠三年起爲將作監丞紹定元年出知滁州二年全將入浙西告糴實欲覘畿甸也初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策其必叛乃上書丞相史彌遠曰此賊若止於得粟尚不宜使輕至內地況包藏禍心

不止告糴君不痛抑其萌則自此肆行無憚所謂延
盜入室恐畿内有不可勝諱之憂至滁以其地當賊
衝又與金人對境實兩淮門户修城浚隍經武不少
暇命秦喜守青平趙必勝守萬山以壯形勢母疾
謁告省侍不得封服雜藥以寄之母卒葵求解官不
許不得已卒哭後視事全造舟益急葵復致書史彌
遠曰李全既破鹽城反稱陳知縣自棄城蓋欲欺朝
廷以款討罪之師彼得一意修舟楫造器械窺伺城
邑或直浮海以擣腹心此其姦謀明若觀火葵自聞
鹽城失守日夕延頸以俟制帥之設施今乃聞遣王

節入盬城祈哀於逆奏又聞遣二吏入山陽請命于賊婦堂堂制閫如此舉措豈不墮賊計貽笑天下貽笑外夷乎又聞張國明前此出山陽已知賊將舉盬城之兵今若聽國明言更從閫畧則自此人心解體萬事渙散社稷之憂有不可勝諱者奏非欲張皇生事啓釁募李全決非忠臣非孝子丞相茍聽奏之言翻然改圖發兵討叛則豈獨可以強國勢安社稷奏父子世受國恩亦庶幾萬一之報使丞相不聽奏言不發兵討賊則豈特不可以彊國勢安社稷而奏亦不知死所不復可報君相之恩矣一安一危一治一亂係

朝廷之討叛與不討爾淮東安則江南安江南安則社稷安社稷安則丞相安丞相安則凡爲國之臣子爲丞相之門人弟子莫不安矣又言於朝曰婺父子兄弟世受國恩每見外夷盜賊侵侮國家未嘗不爲忠憤所激今大逆不道邈視朝廷負君相卵翼之恩無如李全前此畔逆未彰猶可言也今已破蕩城邑略無忌憚若朝廷更從隱忍則將何以爲國欲望特發剛斷名其爲賊即日命將遣師水陸並進誅鋤此逆以安社稷以保生靈婺雖不才願身許朝廷如或不然乞將婺早賜處分以安邊鄙以便國事彌遠

猶未欲興討參知政事鄭清之贊決之乃加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刻日約葵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彊勇步騎萬四千命王鑑扈斌胡顯等將之以葵兼參議官顯頴之兄也拳力絕人方在襄陽每出師必使顯及葵各領精銳分道赴戰摧堅陷陣聚散離合前無勁敵以功至換校太尉已而全攻揚州東門葵親出搏戰賊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及出全在隅壕立馬相勞苦左右欲射則全葵止之問全來何為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粮耳葵曰朝廷資汝錢粮寵汝官職蓋不貲

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
不絕汝錢粮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功責之言甚
多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於是數戰皆捷四
年正月壬寅遂殺全事見全傳進葵福州觀察使左
驍衛上將軍葵辭不受八月召封樞密院禀議受
寶章閣待制樞密副都承旨依舊職仍落起復尋進兵
部侍郎六年十一月詔授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入
對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
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
謝曰臣不佞忠孝之義嘗奉教於君子世受國恩當

捐軀以報陛下端平元年朝議收復三京葵上疏請出戰乃授權兵部尚書京河制置使知應天府南京留守兼淮東制置使時盛暑行師汴隄破決水潦泛溢粮運不繼所復州郡皆空城無兵食可因未幾北兵南下渡河發水閘兵多溺死遂潰而歸范上表劾葵詔與全子才各降一秩授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移司泗州嘉熙元年以寶章閣學士知揚州依舊制置使二年以應援安豐捷奏拜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特予執政恩例復兼本路屯田使葵前後留揚八年墾田治兵邊備益飭淳祐二年進大學士

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改福州三年葬其母乞追服終
制不允奏上疏曰移忠爲孝臣子之通誼教孝求忠
君父之至仁忠孝一原並行不悖故曰忠臣以事其君
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臣不佞飛謹持循惟恐先墜
往歲叨當事任服在戎行借同氣以率先冒萬死而
不顧捐軀甚難效命守封是以孝事君之克也陛下
昭示顯揚優崇寵數使爲人子者感恩爲人親者知
勸矣臣昨於草土被命起家勉從權制先國家之急
而後親喪也今釋位去官已追服居廬乞從彝制又
不許再上疏曰臣昔者奉詔討逆適丁家難閔然哀

疚之中命以驅馳之事移孝為忠所不敢辭是臣嘗先國家之急而效臣子之義矣親恩未報寖踰一紀食稻衣錦俯仰增愧且臣業已追衰麻之制伸苫塊之哀負土成墳倚廬待盡葬事有進而無退固不應數月而除也乃命提舉洞霄宮不拜淳祐四年授同知樞密院事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又乞亟與宰

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所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外患不足畏又乞刱游擊軍三萬人以防江詔從之十二月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又特授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封長沙郡公尋知建康府行宮留守江東安撫使九年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信國公四上表力辭言者以宰相須用讀書人罷爲觀文殿學士克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請尋判潭州湖南安撫使加特進寶祐二年宣撫廣西三年改鎮荊湖城荊門及郢州改

授湖南路安撫使判潭州再辭依舊職醴泉觀使五年進少保寧遠軍節度使進封魏國公醴泉觀使兼侍讀四辭免開慶元年判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尋授沿江江東宣撫使置司建康府任責隆興府饒州江州徽州兩界防拓調遣時暫兼判建康府行宮留守尋授江東西宣撫使節制調遣饒信袁臨江撫吉隆興官軍民兵訪問百姓疾苦罷行黜陟並許便宜從事景定元年授兩淮宣撫使判揚州進封魯國公尋奉祠咸淳元年加少傅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師武安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舟次小孤山薨年八十一是

夕五洲星隕如箕贈太傅謚忠靖
范字武仲少從父軍中嘉定十三年嘗與弟葵殲金
人于高頭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時
知棗陽憚於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
鄧何也范曰不然徹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
將躡吾後且蘄黃之寇正欲眉君先擣唐鄧以示有
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圉不守而自固寇在蘄黃
師曰以老然後田師蹙之可勝敵而無後患又敗金
人於久長與弟葵俱授制置安撫司內機事具葵傳
十五年丁父憂起復直祕閣通判蘄州十六年爲軍

罷監丞以直祕閣知光州十七年入為知大宗正丞
刑部侍郎試將作監兼權知鎮江府進直徽猷閣知
楊州淮東安撫副使劉全王文信二軍老幼留楊州
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漏泄兵機乃時饋勞二家既
大喜范即遣徐晞稷書令教二人挈家歸楚二人
從之范厚賚以遣有孫海者其衆亦八百范并請
抽還楚州又請刱馬軍三千招游手之強壯者及
籍牢城重役人充之別籍民為半年兵春夏在田
秋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彭義斌使統領張
士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于制置使趙善湘

曰以義斌壁定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右凶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勳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討之得也莫若移楊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四總管兵各留半以備金人餘皆起發擇一能將總之命葵摘淮西精鋭萬人與會于楚州出許浦海道五十艘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侔劉琸雖能得其歡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琸須令親履行陣指蹤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

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楚州鹽賊范當調時青張惠兩軍之半及其船數百徑薄楚城以遏賊路調夏全范成進之半據漣海而守之又移揚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得親提精銳雄勝強勇等就時青于城外示賊以形勢諭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內應者矣別約義試攻之於北山陽下則進駐漣海以應之撫歸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必亡若是則不調許浦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君朝廷憚費則全有豫買軍需錢二十萬在真州且漣楚積聚多自足用丞

相史彌遠報范書令諭四總管各享安靖之福范所遣計議官聞之曰但恐禍根轉深不得安靖爾各揮涕而歸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撫機不發事已無及侯景困喪河南致毒蕭氏今逆全不得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蹙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矧四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但事機既變局面不同若廟算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為書謝廟堂

且決之曰今上自一人下至公卿百執事又下至士民軍吏無不知禍賊之必反雖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先生知而獨不言不言誠是也內無臥薪嘗膽之志外無戰勝攻取之備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廟謨所以爲高也然以撫定責之睎稷而以鎮守責之范責睎稷者函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爲傷人之痛惡其爲傷人之言何哉其禍賊見范爲備則必忌而不得以肆其姦他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刼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末之信

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為宋晁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紓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以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姦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弭盜也欲望矜憐別與閑慢差遣彌遠得書為之動心二年春奉祠三年知安慶府未行改知池州繼兼江東提舉常平彌遠訪將材於葵葵以范對進范直敷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乃上書彌

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巽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啗彼款兵之計或謂歛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青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為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為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遏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

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覘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惟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贍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

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使重三帥閫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禀議後令知池州紹定元年試將作監知鎮江府三年丁母憂求解官不許起後直徽猷閣淮東安撫副使尋轉右文殿修撰賜章服金帶不得已卒哭後視事又為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徼沿江制

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
請檄射陽湖人爲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屯其半
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圖
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皐無益也朝旨乃許范刺射
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制范又遺趙善湘書曰
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
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必無存理於是討
賊之謀遂決遂戮全進范兵部侍郎淮東安撫使兼
知揚州兼江淮制置司參謀官以次復淮東加吏部
侍郎進工部尚書沿江制置副使權移司兼知黃州

尋兼淮西制置副使未幾爲兩淮制置使節制巡邊軍馬仍兼沿江制置副使又進端明殿學士京河關陜宣撫使知開封府東京留守兼江淮制置使入洛之師大潰乃授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黄國弼數人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於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内叛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乃因之刼掠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錢粮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皆爲敵有蓋自兵

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降三官落職依舊制置使尋奉祠以言罷論者未已再降兩官送建寧府居住嘉熙三年叙復官職與宮觀四年知靜江府後卒于家

謝方叔字德方威州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監察御史疏奏秉剛德以回上帝之心奮威斷以回天下之勢或者猶恐前習便嬖之人有以私陛下之聽而惋陛下之心則前日之畏者怠憂者喜慮者玩矣左右前後之人進憂危恐懼之言者是納忠於上也

進燕安逸樂之言者是不忠於上也凡有水旱盜
賊之奏者必忠臣也有諂諛蒙蔽之言者必佞臣也
陛下享玉食珍羞之奉當思兩淮流莩轉壑之可
矜聞管弦鐘鼓之聲當思西蜀白骨如山之可念
又言崇儉德以契天理儲人才以供天職恢遠畧以
需天討行仁政以答天意帝悅差知衡州除宗正少卿
又除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時劉漢弼杜
範徐元杰相繼死方叔言元杰之死陛下既爲命官鞫
獄立賞捕姦罪人未得忠冤未伸陛下苟不始終
主持將恐紀綱掃地而國無以爲國矣遷殿中侍御

史進對言操存本於方寸治亂係於天下人主宅如法宮蠖濩之邃朝夕親近者左右近習承意伺旨之徒往往覘上之所好不過保恩寵希貨利而已而寘寘之中或有游揚之說潛伏而莫之覺防微杜漸實以是心主之又言今日為兩淮謀者有五一曰明間諜二曰修馬政三曰營山水砦四曰經理近城之方田五曰加重遏絕游騎及救奪擄掠之賞罰請行限田請錄朱熹門人胡安定呂燾蔡模詔皆從之權刑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升兼侍講正授刑部侍郎權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叅知政事淳祐九年拜叅知政事封永康郡侯十一年特授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尋拜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惠國公勸帝以愛身育德屬監察御史洪天錫論宦者盧允升董宋臣疏留中不下大宗正寺丞趙崇璠移書方叔云閹寺驕恣特甚宰執不聞正救臺諫不敢誰何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此豈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聞公議不責備他人而責備於宰相不然倉卒出御筆某人授少卿亦必無可遏之理矣丞相不可謂非我責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極黨言之勝宗社頼之言之不勝則去則諸

君必不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況未必去耶方叔得書有赧色翼日果得御筆授天錫大理少卿而天錫去國於是太學生池元堅太常寺丞趙崇潡左史李昴英皆論擊允升宋臣而說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及天錫之去亦曰方叔意也方叔上疏自解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方叔罷相既罷允升宋臣猶以爲未快厚賂太學生林自養上書力詆天錫方叔且曰乞誅方叔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書既上學舍惡自養黨姦相與鳴鼓攻之上書以聲其罪乃授方叔觀文殿大

學士提舉洞霄宮復以監察御史李衢兩劾褫職罷
祠後依舊職與祠起居郎召澤中書舍人林存劾罷
監察御史章士元請史與降削竄廣南景定二年
請致仕乃叙復官職度宗即位方叔以一琴一鶴金丹一
粒来進丞相賈似道恐其希望諷權右司郎官盧越
左司諫趙順孫給事中馮夢得右正言黃鏞相繼請
奪方叔官職封爵制置使呂文德願以己官贖其罪
咸淳七年詔叙復致仕八年卒特贈少師方叔在相位
子弟干政若謝余玠之類是也
論曰喬行簡弘深好賢論事通諫范鍾游似同在

相位皆謹飭自將而意見不侔趙方豫計二子後當若何而葵范所立皆如所言所謂知子莫若父也然宋自端平以來捍禦淮蜀兩邊者非葵材館之士即其偏裨之將朝廷倚之如長城之勢及其筋力既老而衛國之志不衰亦曰壯哉謝方叔相業無過人者晚困於權臣至以玩好丹劑為人主壽坐是貶削有愧金鏡多矣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六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七　宋史四百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吳潛　程元鳳　江萬里

王爚　章鑑　陳宜中

文天祥

吳潛字毅夫宣州寧國人祕閣修撰柔勝之季子嘉定十年進士第一授承事郎簽鎮東軍節度判官改簽廣德軍判官丁父憂服除授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添差通判嘉興府權發遣嘉興府事轉朝散郎尚

書金部員外郎紹定四年遷尚右郎官都城大火潛上疏論致災之由願陛下齋戒修省恐懼對越菲衣惡食必使國人信之毋徒減膳而已跡損聲色必使天下孚之毋徒徹樂而已閹官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為尊嚴之區而必敬必戒以恒舞酣歌為亂亡之宅而不淫不泆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之心使三軍百姓知陛下有憂之之心然後明詔二三大臣和衷竭慮力改絃轍收召賢哲選用忠良貪殘者屏回衺者斥懷姦黨賊者誅賈怨誤國者黜毋並進君子小人以為

包荒毋兼容衺說正論以爲皇極以培國家一綫之脉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可息弭災爲祥易亂爲治又言重地要區當豫畜人才以備患論大順之理貫通天人當以此爲致治之本又貽書丞相史彌遠論事一曰格君心二曰節奉給三曰振恤都民四曰用老成廉潔之人五曰用良將以禦外患六曰革吏弊以新治道授直寶章閣浙東提舉常平辭不赴改吏部員外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太府少卿淮西總領又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以爲金人既滅與北爲鄰法當以和爲形以守爲

實以戰爲應自荊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寖廣百姓狼狽死者枕藉使生靈肝腦塗地得城不過荊榛之區獲俘不過暖昧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聞有進恢復之畫者其算可謂俊傑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爲變內郡率爲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自後興師入洛潰敗失亡不貲潛之言率驗遷太府卿兼權沿江制置知建康府江東安撫留守上疏論保蜀之古護襄之策防江之算備海之宜進取有甚難者三事端平元年詔求直

言潛所陳九事一曰顧天命以新立國之意二曰植
國本以廣傳家之慶三曰篤人倫以爲綱常之宗主
四曰正學術以還斯文之氣脉五曰廣畜人才以待
之絶六曰實恤民力以致寬舒七曰邊事當鑒前轍以
圖新功八曰楮幣當權新制以解後憂九曰盜賊當
探禍端而圖長策以直論忤時相罷奉千秋鴻禧祠
改祕閣修撰權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主管江
西安撫司擢太常少卿奏造斛斗輸諸郡租寬恤人
户培植根本凡十五事進右文殿修撰集英殿修撰
樞密都承旨督府參謀官兼知太平州五辭不允又

言和戰成敗大計宜急救襄陽等事貽書執政論京西既失當招收京淮丁壯為精兵以保江西權工部侍郎知江州辭不赴請養宗子以係國本以鎮人心改權兵部侍郎兼檢正論士大夫私意之敝以為襄漢潰決興沔破亡兩淮俶擾三川陷沒欲望陛下念大業將傾士習已壞以静專察群情以剛明消衆慝警于有位各勵至公毋以術數相高而以事功相勉毋以陰謀相訐而以識見相先協謀并智戮力一心則危者尚可安而衰證尚可起也又請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試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

使改知平江府條具財計凋敝本末以寬郡民與轉運使王埜爭論利害授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改玉隆萬壽宮試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兼知鎮江府言邊儲防禦等十有五事改寶謨閣直學士兼浙西都大提點坑冶權兵部尚書浙西制置使申論防拓江海團結措置等事進工部尚書改吏部尚書兼知臨安府乃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無以求亨通之理乞遴選近族以係人望而俟太子之生帝嘉納兼侍讀經筵以臺臣徐榮叟論列授寶謨閣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辭提舉南京鴻慶宮遂請

致仕授華文閣學士知建寧府辭丁母憂服除轉中大夫試兵部尚書兼侍讀轉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改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金陵郡侯以亢旱乞罷免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改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徙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召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入對言國家之不能無敝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任元老以為醫師博采衆益以為醫工使臣輩得以效牛溲馬勃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淳祐十一年入為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

容使明年以水災乞解機政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至官條具軍民久遠之計告于政府奏皆行之又積錢百四十七萬三千八百有奇代民輸帛前後所蠲五百四十九萬一千七百有奇以久任丐祠且累章乞歸田里進封崇國公判寧國府還家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召入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才通下情帝嘉納拜特進左丞相進封慶國公奏乞令在朝之臣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啟封許國公大元兵渡江攻鄂州別將由大理下交阯破廣西湖南諸郡潛奏今鄂渚

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良由近年姦臣憸士設爲虛議迷國誤軍其禍一二年而愈酷附和逢迎奔阿諂媚積至於大不靖臣年將七十捐軀致命所不敢辭所深痛者臣受任之日上流之兵已踰黃漢廣右之兵已蹈賓郴謂臣壞天下之事亦可哀已又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蓋自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積爲宗社之憂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躐躋要途蕭泰來等群小噂沓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

陛下稍垂日月之明毋使小人翕聚以貽善類之禍沈炎實趙與𥲤之腹心爪牙而任臺臣幷爲之搏擊姦黨盤據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爲之又乞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髙鑄羈管州軍不報屬將立度宗爲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潛卒以炎論劾落職命下中書舍人洪芹繳還詞頭不報謫建昌軍尋徙潮州責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潛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霽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時景定三年五月也循人聞之咨嗟悲

慟德祐元年追復元官仍還執政恩數明年以太府
卿柳岳請贈謚特贈少師
程元鳳字申甫徽州人紹定元年進士調江陵府教
授端平元年差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丁母憂淳祐
元年遷禮兵二部架閣以父老不忍去側還太學正
以祖諱辭改國子録父憂服闋遷太學博士改宗學
博士以詩禮講榮王府旁諷曲諭隨事規正多所裨
益王亦傾心敬聽輪對極論世運剝復之機及人主
所當法天者理宗覽之曰有古遺直風六年進祕
書丞兼權刑部郎官七年兼權右司郎官遷著作

郎仍權右司郎官輪對指陳時病尤激切當國者以爲厲己出外知饒州郡初罹水災元鳳訪民疾苦夙夜究心修城堞置義阡寛誅求察誣證進江淮荆浙福建廣南都大提點坑冶仍兼知饒州冶司歲有冬夏帳銀悉舉以補郡積年諸稅歛之不足者芝生治所衆以治行之致元鳳曰五穀熟則民家惠此不足異也召奏事辭不允遷右曹郎官疏言實學實政國本人才吏治生民財計兵威八事尋兼右司郎官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丞相鄭清之久專國柄老不任事臺官潘凱呉燧合章論列清之不悅改

遷之二人不拜命去元鳳上疏斥清之罪其言明白正大凱遂得召還有事于明堂元鳳疏言祈天以實不以文又言邊備謂當申儆軍實以起積玩之勢及言濫刑之敝十二年拜右正言兼侍講以祖諱辭詔權以右補闕繫銜上疏論格心之學謂華士大夫之風俗當華士大夫之心術至於文敝邊儲人才民心儲將帥救災異莫不盡言余晦以從父天錫恃恩妄作三學諸生伏闕上書白其罪狀司業蔡抗又力言之元鳳數其罪劾之奏上以晦爲大理少卿抗爲宗正少卿元鳳又上疏留抗而黜晦以安士心乃命抗仍兼

司業晦子郡升殿中侍御史仍兼侍講京城災疏言輟土木無益之役以濟暴露之民移緇流泛濫之恩以給顛沛之衆務行寬大之政固結億兆之心旁招俊乂而私昵無濫及之恩屏去奸私而貪黷無復出之患謹便嬖之防而不使之弄權抑恩澤之請而不至於無節言多剴切寶祐元年兼侍讀遷侍御史言法孝宗八事薦名士二十餘人進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仍兼侍讀亟辭出關不允有事于南郊元鳳爲執綏官答問多所開陳帝因欲幸西太乙宮力諫止之三年遷權

工部尚書力求補外特授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蜀境與沅靖交急朝廷欲擇重臣出鎮上流用徐敏子易蜀帥及用向士壁為鎮撫元鳳請下荊南調兵援蜀移呂文德上沅靖進依前職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進參知政事尋進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新安郡公力辭御筆勉諭循周回累日而後治事疏奏正心待臣進賢愛民備邊守法謹微審令八事高孝光寧四朝國史未就奏轉任尤領其事纂修成之會丁大全謀奪相位元鳳力辭授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使又力辭依前職提舉

洞霄宮開慶兵興上手疏收人心重賞罰團結民兵數事俄起判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四上章乞免三年御筆趣行奏免修明局米五萬石拜特進依前職充醴泉觀兼侍讀度宗即位進少保三年拜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吉國公以言罷依舊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乞致仕不許四年罷觀使以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遺表聞帝震悼輟朝特贈少師元鳳之在政府也一契家子求貳令元鳳謝之曰除授須由資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爲言元鳳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

躐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其所不敢有嘗遭元鳳論列者其後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每日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所著訥齋文集若干卷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自其父燁始業儒大父璘鄉稱善人其鄰史知縣者夸其能杖譁健士璘俛首不答歸語燁曰史祖父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憙於我心有不釋然審爾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燁妻陳夢一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少神雋有鋒穎連舉于鄉入大學

有文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研間以舍選出身
歷池州教授沿江制置司準備差遣兩浙安撫司幹
辦公事召試館職累遷著作佐郎權尚左郎官兼
樞密院檢詳文字知吉州創白鷺洲書院兼提舉
江西常平茶鹽召為屯田郎官未行遷直祕閣江西
轉運判官兼權知隆興府創宗濂書院遷考功郎
官命旋寢久之以駕部郎官召遷尚右兼侍講史嵩
之罷相拜監察御史仍兼侍講未幾遷右正言殿中侍
御史又遷侍御史未及拜萬里器望清峻論議風采
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嘗匃祠省母疾不許屬弟萬

項奉毋歸南康旋以毋病聞萬里不俟報馳歸至
初門得訃而議者謂萬里毋死秘不奔喪反挾妾媵
自隨於是側目萬里者相與騰謗萬里無以自解坐
是閒廢者十有二年後陸德輿嘗辨其非辜於帝前
賈似道宣撫兩浙辟叅謀官及似道同知樞密院爲
京湖宣撫大使以萬里帶行寶章閣待制爲叅謀
官大元兵圍鄂似道以右丞兼樞密使移軍漢陽萬
里遷刑部侍郎似道入相萬里兼國子祭酒侍讀入
對遷權吏部尚書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
事兼太子賓客隨以言者去官後以原職知建寧

府秉權福建轉運使已而加資政殿學士依舊職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度宗即位召同知樞密院事又兼權參知政事遷參知政事萬里始雖俛仰容默爲似道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在位似道以去要君帝初即位呼爲師相至涕泣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

人以為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之萬里四匃祠不俟
報出關加資政殿大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不
拜予祠後二年知太平州兼提領江淮茶鹽兼江東轉運
使召拜參知政事進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樞
密使匃祠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辭依舊職提舉
洞霄宮又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予祠
時咸淳九年萬里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大元兵渡江
萬里隱草野間爲遊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既而脫歸
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
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

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及饒州城
破軍士執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
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尸如疊翼日萬里尸
獨浮出水上從者草斂之萬里無子以蜀人王橚子
爲後即鎬也事聞贈太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謚文
忠萬頃歷守大郡爲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官至正郎
城破時郴州守趙崇榞寓居城中亦死之
王爚字仲潛一字伯晦紹興新昌人登嘉定十三年
進士第知常熟縣紹定四年江淮制置司辟通判泰
州五年差知滁州端平元年知瑞州嘉熙元年提轄

左藏東西庫兼提轄封樁下庫二年遷籍田令兼督視幹辦公事淳祐二年改監三省樞密院門乞免所居官詔從之四年再任五年遷太府寺丞秘書丞戶部郎官淮西總領員主管右曹六年爲尚書左司員外郎賜對乞祠不許七年遷秘書少監以侍御史周坦言罷爲福建提點刑獄差知溫州十年差知寧國府遷太府卿寶祐元年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權兵部侍郎試司農卿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疏奏頻詔大臣相與憂亂而思治懼危而圖安哀恫警省修德行政摧抑群陰之氣酸保護微陽之根本批

札畢杜於私蹊官賞宏闢於正路使內治明如天日
外治勁如風霆則精神運動陽彙昭蘇世道昌明
物情熙洽上以迓續天命於諟告之餘下以固結人
心於解紐之際其孰能禦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
平興國宮五年京湖宣撫大使趙葵辟為判官開
慶元年召赴行在授集英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權
吏部侍郎景定元年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
侍讀為真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極言正論太子聽而
說之帝聞之甚喜二年遷禮部尚書權吏部尚書
加龍圖閣學士知平江府淮浙發運使五年召赴行在

進端明殿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召赴行在咸淳
元年二月拜簽書樞密院事閏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
參知政事二年以疾乞祠不許乞放歸田里帝遣尚醫
視之且賜食㑅兩乞歸皆不許二年拜參知政事三年
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立皇太子加食邑三辭免
官不許乞奉祠休假皆不許最後乞祠祿乃授資政
殿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四辭免不許七年
台州言乞差倫充上蔡書院山主詔從之八年加觀
文殿學士提舉萬壽宮兼侍讀詔遣刑部郎官董
樸起之四上疏辭免始從之十年乞致仕不許十一月

以爚爲左丞相章鑑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尋授爚特進加食邑乞致仕兩乞辭免皆不許德祐元年兩乞改命經筵庶可優閒再乞以舊職奉京祠侍讀皆不許右丞相章鑑參知政事陳宜中奏諭留爚以鎮人心以康世道從之爚兩請毋署省院公牘不許又奏乞將臣先賜罷斥臣本志誓死報國願假臣以宣撫招討等職臣當招募忠義共圖興復鑑宜中又奏爚單車絕江已至蕭山乞遣中使趣還治事乃授觀文殿大學士浙西江東路宣撫招討大使置司在京以備咨訪乞解大使職名不許進少保左丞相兼

樞密使尋加都督諸路軍馬累辭皆不許奏言今天下所以大壞至此者正以一私蟠塞賞罰無章故也救之之策在反其所以壞之之由大明賞罰動合乎天庶幾人心興起天下事尚可為也因言賈似道誤國喪師之罪於是始降詔切責似道不忠不孝六月庚子朔日食倫奏日食不盡僅一分白晝晦冥者數刻陰盛陽微災異未有大於此者臣待罪首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外鎮諸侯皆其職也氣祲充塞而未能消生民塗炭而未能拯反復思之咎實在臣乞罷黜以荅天譴荅詔不許第降授金紫光祿

大夫而已辭降官乞罷斥又不許尋進平章軍國重
事辭不許或請出宜中或夢炎出督兵否則臣雖
老無能爲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詔三省集議乞罷
平章事不許京學生上書詆宜中宜中亦上疏乞
骸骨初宜中在相位政事多不關白爚或謂京學
之論實爚嗾之七月壬辰詔給舍之奏三入爚與宜
中必難共處兼爚近奏乞免平章侍經筵辭氣不
平誠有如人言者矣遂罷爚平章依前少保特授觀
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爚爲人清修剛勁似道歸
天台葬母過新昌爚獨不見之後以元老入相位值國

勢危亡之際天下所屬望也而卒與宜中不協而去云

章鑑字公秉分寧人以別院省試及第累官中書舍人侍左郎官崇政殿說書進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遷同知樞密院事咸淳十年王爚拜左丞相鑑拜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明年大元兵逼臨安鑑託故徑去遣使亟召還朝既至罷相予祠殿帥韓震之死鑑與曾淵子明震無他至是御史王應麟繳其錄黃謂震有逆謀鑑與淵子曲芘之坐是削一官放歸田里後有告鑑家匿寶璽者霜晨鑑方擁敗衾卧兵士至大索其室惟敝篋貯一玉杯餘無一物人

頗嘆其清約鑑在朝日彌寬厚然與人多許可士大夫目爲滿朝歡云

陳宜中字與權永嘉人也少甚貧而性特俊拔有賈人推其生時以爲當大貴以女妻之既入太學有文譽寶祐中丁大全以戚里婢壻事權倖盧允升董宋臣因得寵於理宗擢爲殿中侍御史在臺橫甚宜中與黃鏞劉黻林測祖陳宗曾唯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監察御史吳衍劾宜中削其籍拘管他州司業率十二齋生冠帶送之橋門之外大全益怒立碑學中戒諸生亡妄議國政且令自後

謝凱寫

有上書者前廊生看詳以牒報檢院由是士論翕然
稱之號為六君子宜中謫建昌軍大全既竄丞相吳潛
奏還之賈似道入相復為之請有詔六人皆免省試
令赴景定三年廷試而宜中中第二人六人之中宜
中尤達時務由紹興府推官戶部架閣祕書省正
字校書郎數年遷監察御史程元鳳再相似道恐
其侵權欲去之宜中首劾元鳳縱丁大全肆惡基宗
社之禍命格除太府卿宜中亦自請外為江東提舉
茶鹽常平公事四年改浙西提刑五年召為崇政殿說
書累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七年閫闕帥以顯

文閣待制知福州在官得民心歲餘入爲刑部尚書十年
拜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德祐元年升同知
樞密院事二月似道喪師蕪湖乃以宜中知樞密院
兼參知政事已而翁應龍自軍中歸宜中問似道
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以爲似道已死即上疏乞正
似道誤國之罪似道行時以所親信韓震總禁兵人有
言震欲以兵刼遷者宜中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
擊殺之以示不黨於似道時右丞相章鑑宵遁曾
淵子等請命宜中攝丞相事詔以王爚爲左丞相拜
宜中特進右丞相四月爚還朝論事即與宜中不合

臺臣孫嵘叟請竄亂籍潜說友吳益李珏宜中以爲
簿錄非盛世事祖宗忠厚未嘗輕用之珏方召入朝遽
加重刑恐後無以示信爚力爭以爲當如嵘叟議會留
夢炎自湖南入朝爚與宜中俱乞罷政請以夢炎爲相
太皇太后乃以宜中為左丞相夢炎為右丞相爚進平
章軍國重事爚拜命即日僦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
中上疏以為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亦去遣使數輩
遮留之始至時命張世傑等四道進師二丞相都督
軍馬而不出督爚請以一丞相建閫吳門以護諸將
不然則已請行宜中 媿始與夢炎上疏乞行邊事下

公卿議不決七月世傑等兵果敗於焦山綸奏言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筭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兵門距京不遠而必爲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免不允綸子

乃嗾京學生伏闕上書數宜中過失數十事其略以爲趙溍趙與鑑皆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孤槩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包苴而爲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似道

喪師誤國陽請致罰而陰佑之大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於一似道也書上宜中竟去遣使召之不至其後罷倫命臨安府捕逮京學生召之亦不至太皇太后自爲書遺其毋楊使勉諭之宜中始乞以祠官入侍乃拜醴泉觀使十月壬寅始造朝尋爲右丞相然事已去矣宜中倉皇發京城民爲兵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之人

皆以為笑十一月遣張全合尹玉麻士龍兵援常州玉
與士龍皆戰死全不發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全宜
中釋不問已而常州破兵薄獨松關鄰邑望風
皆遁宜中遣使如軍中請和不得即率群臣入宮
請遷都太皇太后不可宜中痛哭請之太皇太后乃
命裝俟升車給百官路費銀及暮宜中不入太皇
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為請顧欺我邪
脫簪珥擲之地遂閉閤群臣求内引皆不納蓋宜中
實以明日遷倉卒奏陳失審耳宜中初與大元丞相
伯顏期會軍中既而悔之不果往伯顏將兵至皋亭山

宜中宵遁陸秀夫奉二王入温州遣人召宜中宜中至温州而其母死張世傑舁其棺舟中遂與俱入閩中益王立復以爲左丞相井澳之敗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諭意度事不可爲遂不反二王累使召之終不至至元十九年大軍伐占城宜中走暹後没於暹宜中爲人多術數少爲縣學生其父爲吏受賍當黥宜中上書温守魏克愚請貸之克愚以爲黥吏卒寘之法其後宜中爲浙西提刑克愚郊迎宜中報禮不書銜亦云部下民陳某克愚皇恐不敢受袖而謝之宜中陽禮之而陰摭其過無所得其後克愚

發賈德生冐借官木事忤似道廢罷家居宜中入乃極言克愚居鄉不法事似道令章鑑劾之貶嚴州克愚之死宜中擠之爲多

論曰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理宗在位長久命相寔多其人若吳潛之忠亮剛直財數人焉潛論事雖近於訐度宗之立諫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爲子孫地者能爲斯言哉程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尚爲賈似道所惎江萬里問學德望優於諸臣不免爲似道籠絡晚年微露鋒穎輒見擯斥士大夫不幸與權姦同朝自處難矣似道督視江上之師以國事

付王爚章鑑陳宜中盖取其平時素與己者爚宜中於其既出稍欲自異及聞其敗乘勢蹙之既而二人自為矛楯宋事至此危急存亡之秋也當國者交讙戮力猶懼不逮所為若是何望其能匡濟乎似道誅爚死鑑遯宜中走海島宋亡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也躰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為童子時見學宫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即欣然慕之曰没不爼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

息爲對其言萬餘不爲稾一揮而成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尋丁父憂歸開慶初大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入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即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爲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尚書左司郎官累爲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稾天祥不呈稾似

道不樂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幷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

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時以丞相宜中未還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

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釁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楊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楊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

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書奏不報十月天祥入平江大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全援常至虞橋士龍戰死朱華以廣軍戰五牧敗績玉軍亦敗爭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玉以殘兵五百人夜戰比旦皆沒全不發一矢走歸大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宜中夢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

使如軍中請和與大元丞相伯顏抗論皐亭山丞相怒拘之偕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岊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滸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闔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

之三百吾自江中一百溥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
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
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二制置遣使
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
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爲天祥來說降也使再
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
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
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
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
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

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
糝羨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
執杜滸金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
祥偶不見獲滸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
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泛海至温州聞益王未立
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拜右丞相
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
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濚
將一軍取寧都參贊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
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㵯以招諭副

使聚兵寧都大元兵攻之瀰兵敗同起事者劉欽
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
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
死製服哭之哀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元兵入汀州
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溁亦提兵歸獨浚
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天祥縛浚縊殺之四
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
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參謀張汴監軍趙
時賞趙孟溁等盛兵薄贛城鄒瀰以贛諸縣兵擣
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

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潭趙璠張虎張唐熊桂劉斗元吳希奭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閒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鄒渢于永豐渢兵先潰恒窮追天祥方石嶺鞏信拒戰箭被體死之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禽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㮚彭震龍張汴死於

兵繆朝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楝劉洙皆被執歸隆興時賞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爲由是得脫者甚衆臨刑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楝文炳蕭敬夫蕭燾夫皆不免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殂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

附爲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鄒㵯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黨懿乃潛道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户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㵯自頸衆扶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皆死杜滸被執以憂死惟趙孟溁遁張唐熊桂吳希奭陳子全兵敗被獲俱死焉唐廣漢張栻後也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

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捄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

官王績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績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

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
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
阿合馬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
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
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
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
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
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
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
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

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

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来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我
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柙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

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倫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爲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七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八　宋史四百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勑修

宣繒　薛極　陳貴誼
曾從龍　鄭性之　李鳴復
鄒應龍　余天錫　許應龍
林略　徐榮叟　別之傑
劉伯正　金淵　李性傳
陳韡　崔福附

宣繒慶元府人嘉泰二年太學兩優釋褐歷官以太

學博士召試為祕書省校書郎升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知吉州福建提點刑獄遷考功員外郎又遷祕書少監時暫兼權侍立修注官守起居舍人為起居郎兼權侍左侍郎編孝宗寶訓試吏部侍郎權兵部尚書嘉定十四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明年拜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奉祠端平三年召赴闕升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詔繪像預定策以王堯臣故事贈太師謚忠靖

薛極字會之常州武進人以父任調上元主簿中詞

科為大理評事通判温州知廣德軍以叅知政事樓鑰薦遷大理正刑部郎官司封郎中權右司郎中遷右司郎中兼提領雜賣場寄樁庫兼勑令所删修官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删修勑令官拜司農卿兼權兵部侍郎尋為真嘉定八年疏奏願陛下深思顧諟之難益懷兢業之念勿謂帝德罔愆而怠於進修勿以天災代有而應不以實政綱雖舉必求益其所未至德澤雖布必思及其所未周誓以今日遇災警懼之心永為異時暇逸之戒將見天心昭格沛然之澤響應於下崇朝之間遷權刑部尚書尋試户

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遂為眞時暫兼權戶部尚書十五年特賜同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紹定元年拜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尋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封毗陵郡公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端平元年加少保和國公致仕卒

陳貴誼字正甫福州福清人慶元五年進士授瑞州觀察推官丁內外艱服除調安遠軍節度掌書記辟差四川制置司書寫機宜文字中博學宏詞科授江南東路安撫司機宜文字遷太社令改武學諭國子

録遷太學博士時議更楮幣法貴誼轉對言人主令
行禁止者以同民之所好惡楮劵之令乃使姦惡獲
逞道路咨怨非所以祈天永命固結人心因援熙寧
新法為辭又言明銳果敢之才足以集事而失於剽
輕老成寛博之士足以厚俗而失於循理孰若舉之
以衆取之以公主更幣之法者乃摘新法等語激怒
時相且謂貴誼引類植黨人為危之遷太常博士以
兄貴謙兼禮部郎官引嫌遷將作監丞兼魏惠憲王
府小學教授轉對謂言路雖開觸犯忌諱者指為好
名切劘時政者指為玩令利害關於天下是非公於

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至累十數人言之則又指為朋黨是非易位忠佞不分史彌遠益不樂遷祕書郎出知江陰軍提舉江西常平召赴行在未至授禮部郎官屬金人大擾淮蜀貴誼言人才所以立國今旁蹊曲徑倖門四闢言路所以通下情今嫓阿循默囊括不言民力已竭而科歛之外餽遺以謀進者未已軍中恥言敗北則陣亡者不恤恥言棄潰則逃竄者復招又言婉順巽從者是災疢也非愛我也宜屏之外之矯拂捄正者是藥石也愛我也宜用之聽之彌遠滋不樂諷言者論罷主管崇禧觀起知徽州召授

司封郎官兼翰林權直兼玉牒所檢討會有事明堂

首引包拯皇祐中乞因肆赦除聚斂掊克之敝當察州縣府庫致羨之由傚成周邦饗必及死王事者之子與漢置羽林孤兒專取從軍死事之後教以五兵理宗即位以為宗正少卿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尋遷起居舍人寶慶初詔舉賢能才識之士貴誼乃言曰世以容嘿滯固為賢以苛刻生事為能以褊狹趣辦為才以輕踈嘗試為識及茲初政當求忠實正直奉公愛民知禮義廉恥而不越防範者以充中外之選又言成王之初元臣故老警以無逸者欲其克

壽勉以敬德者欲其永命期以豈弟者欲其受命之長則可謂愛君切而慮患深矣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內侍濫受恩賞輒封還詔書將郊貴誼以民生實艱吏貪尚衆征歛幾於奪取公費掩爲私藏宜大明黜陟庶有以見帝于郊遷禮部侍郎仍兼中書舍人權刑部尚書升修玉牒官兼侍讀爲禮部尚書兼給事中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紹定六年冬上始親政進參知政事上面諭之曰頃聞憂國之言朕所不忘兼同知樞密院事出師汴洛時貴誼已移疾猶上疏力爭五上章乞歸轉四官加邑封致仕卒

贈少保資政殿大學士

曾從龍字君錫左僕射公亮四世從孫初名一龍慶元五年擢進士第一始賜今名授簽書奉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遷兵部員外郎左司郎中起居舍人兼太子右諭德使金還轉官疏言州郡累月闕守而以次官權攝者彼惟其攝事也自知非久何暇盡心於民事獄訟淹延政令玩弛舉一郡之事付之胥吏幸而除授一人民望其至如渴望飲足未及境而復以他故罷去矣且每易一守供帳借請少不下萬緡郡帑所入歲有常數而頻年將迎所費不可勝計然則

輕於易置公私俱受其病欲望明詔二三大臣郡守有闕即時進擬其有求避憚行者悉杜絕其請其繳劾彈枉者疾速行之蓋郡計寬則民力裕利害常相關故也又請已振濟者免其後開禧閒匄外知信州戍卒行掠境內從龍寘于法索得婦人衣命梟于市召權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左諭德繳還張鎡復官詞頭以鎡抑令姪女竭資財結姻蘇師旦之子故也尋兼太子諭德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國子祭酒為吏部侍郎仍兼職兼太子右庶子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權刑部尚書嘉定六年秋陰雨

乞放繫囚進對言修德政蓄人材飭邊備帝善其言
七年知貢舉疏奏國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英雋義
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
才異時謀王斷國旨繇此其選比來循習成風文氣
不振學不務根柢辭不尚體要涉獵未精議論疏陋
綴緝雖繁氣象萎薾願下臣此章風厲中外澄源正
本莫甚於斯詔從之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太
子賓客改叅知政事疾胡榘憸壬排沮正論陳其
罪榘嗾言者劾罷以前職提舉洞霄宮起知建寧府
丁內艱服除為湖南安撫使撫安峒獠威惠並行興

學養士湘人紀之石改知隆興府復提舉洞霄宮改萬壽觀兼侍讀奉朝請端平元年授資政殿大學士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拜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時有三京之役極論南兵輕進易退未幾言驗進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以樞密院使督視江淮荊襄軍馬疏言邊面遼遠聲援不接請並建二閫詔許之專畀江淮以荊襄屬魏了翁朝論邊用不給詔從龍了翁并領督府及從龍卒贈少師第用虎天麟治鳳皆歷顯任

鄭性之字信之初名自誠後改今名福州人嘉定元

年進士第一歷官知贛州改知隆興府後以寶章閣待制提舉玉隆萬壽宮進華文閣待制提舉上清太平宮進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端平元年召為吏部侍郎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為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讒諂乘間或不自知矣又言願陛下明詔百辟滌去舊汚一以清白相師權之所在勢所必趨恐懼戒謹尤防其微以保終譽毋招謗議則朝綱肅而國體尊矣又曰為君者

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告君者不陳堯舜之道則無遠猷擢左諫議大夫言臺臣交章互詆願陛下監古今天下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公以處之迺得其當況夫聽言之道宜以事觀若言果有關國體有補治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采名我實有益惟虛心納善若決江河則激者自平矣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加觀文殿學士致仕寶祐二年卒

李鳴復字成叔瀘州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權發遣金州兼幹辦安撫司公事制置使鄭損薦于朝乞召審察授司農寺丞遷駕部員外郎遷兵部郎中面對遷軍器少監大理少卿拜侍御史兼侍講進對言荆襄制臣有當戒者三曰去私禁暴懲怒權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又權刑部尚書兼給事中簽書樞密院事端平三年拜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嘉熙元年復為參知政事明年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加資政殿大學士賜衣帶鞍馬淳祐四年復為參知政事未幾出知福州福建安撫使尋予祠監

察御史蔡次傳按劾落職罷宮觀後卒于嘉興

鄒應龍字景初慶元二年進士歷官為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權知贛州遷江西提點刑獄尋遷中書舍人兼太子右諭德復兼太子左庶子試戶部尚書使金還為太子詹事兼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兼太子詹事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權工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遷刑部尚書乞祠以敷文閣學士提舉安慶府真源萬壽宮以徽猷閣學士起知太平州以臣僚論罷以敷文閣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嘉熙元年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

事進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依舊職
提舉洞霄宮淳祐四年卒贈少保
余天錫字純父慶元府昌國人丞相史彌遠延為弟
子師性謹愿絕不預外事彌遠器重之是時彌遠在
相位久皇子竑深惡之念欲有廢置會沂王宮無後
丞相欲借是陰立為後備天錫秋告歸試于鄉彌遠
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絕江與
越僧同舟舟抵西門天大雨僧言門左有全保長者
可避雨如其言過之保長知為丞相館客具雞黍甚
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全曰此吾外孫也日者嘗言二

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莒次曰與芮天錫憶彌
遠所屬其行亦良是告于彌遠命二子來保長大喜
鬻田治衣冠心以為沂邸後可冀也集姻黨且詑其
遇以行天錫引見彌遠善相大奇之計事泄不便遽
復使歸保長大慙其鄉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
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保長謝不遣彌遠密諭曰二
子長最貴宜撫於父家遂載與歸天錫母朱為沐浴
教字禮度益閑習未幾召入嗣沂王迨即帝位是為
理宗天錫嘉定十六年舉進士歷監慈利縣稅籍田
令超授起居舍人遷權吏部侍郎兼玉牒所檢討官

兼崇政殿說書遷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試戶部侍郎權戶部尚書皆兼知臨安府升兼詳定勅令官以寶文閣學士知婺州仍舊職奉祠起知寧國府進華文閣學士知福州召為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侍讀疏奏臣荷國恩起家分閫旋蒙趣覲躐玷邇聯時權禮部侍郎曹豳實在諫省蓋嘗抗疏謂用臣大驟臣與豳交最久相知最深今觀其所論於君父有陳善之敬友朋有責善之道而豳遂遷官臣竟汙要路豳以不得其言累疏匃去夫亟用舊人而遂退一莊士則將謂之何哉豳老成之望直諒多益

寘之近班可以正乃辟可以儀有位欲望委曲留行使之釋然無疑安於就職則陛下既昭好賢之美而微臣亦免妨賢之媿帝從之嘉熙二年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尋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封奉化郡公授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以觀文殿學士致仕朱氏亦封周楚國夫人壽過九十將以生日拜天錫為相而天錫卒贈少師尋加太師謚忠惠弟天任為兵部尚書兄弟友愛方貧時率更衣以出終歲同衾從子晦歷官尚書出師全蜀嘗置義莊以贍宗族然在蜀以遠言論知閬州王惟

忠死士論少之

許應龍字恭甫福州閩縣人五歲通經旨坐客曰小兒氣食牛應龍應聲丈夫才吐鳳為對四坐嘉歎入太學嘉定元年舉進士調汀州教授差浙東宣撫司掾差戶部架閣還籍田令太學博士時李全時青輩歸附應龍入對有荓蜂是懲養虎遺患之說後皆如所言遷國子博士國子丞宗學博士理宗即位應龍首陳正心為治國平天下之綱領遷祕書郎兼權尚右郎官遷著作郎乞外知潮州盜陳三槍起贛州出沒江閩廣間勢熾甚而盜鍾全相挻為亂樞密陳韡

帥江西任拓捕三路調軍分道追勦盜逼境上應龍亟調水軍禁卒土兵弓級分扼要害明間諜守關隘斷橋開塹斬木塞涂點集民兵激勸隅總諭以保鄉井守室廬全妻子蒐補親兵日加訓閱既而橫岡桂嶼相繼以捷聞招捕司遣統領官齊敏率師由漳趨潮截贛寇餘黨應龍諭敏曰兵法攻瑕今鍾寇將窮陳寇猖獗若先破鍾則陳不戰禽矣敏惟命於是諸寇皆平方未解嚴時有行旅數人隅總搜其橐中金銀指為賊黨應龍辨其非盜釋之皆羅拜感泣始人疑應龍儒者不閑戎事及見其區畫事宜分別齊民

靜練雍容莫不歎服僚屬請上功應龍曰守職扞城
保民何功之云距州六七十里曰山斜峒獠所聚匈
耕土田不輸賦禁兵與鬬應龍平決之其首感悅率
父老鳴鉦擊筒踊躍詣郡謝去之日闔郡遮道攀送
端平初召為禮部郎官入對帝謂應龍曰卿治潮有
聲與李宗勉治台齊名應龍頓首曰民無不可化顧
牧民者如何耳臣治州幸免曠瘝皆陛下德化所暨
臣非曰能之兼榮文恭王府教授力辭遷國子司業
祭酒徐僑議學校差職欲先舉望應龍以為不若差
以資格資格一定則僥倖之門杜而造請之風息僑

以為然時有憑勢干職者力郤之兼權直舍人院遷國子祭酒攝侍右侍郎兼學士院權直是日罷鄭清之喬行簡制應龍所草也翼日文德殿宣布畢帝遣中使召應龍諭之曰草制甚善應龍復謝曰臣聞昔人有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今二相乞罷機政與陛下體貌大臣之意兩盡其美可也帝善之就令草勅書戒諭諸閫權吏部侍郎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試吏部侍郎升侍讀權兵部尚書時楮幣虧甚行簡主行稱提之說州縣希旨奉承貧富猜懼應龍奏徙民便節用二説行簡然之兼吏部尚書

遷兵部兼中書舍人三上章匄外不允兼給事中兼
吏部尚書請外詔免兼中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
密院事累辭會正言郭磊卿有論疏以端明殿學士
提舉洞霄宮卒年八十有一贈資政殿學士銀青光
祿大夫應龍不躁不競不激不隨不妄薦士而亦無
傷人害物之事潮州之治最可紀也

林略字孔英溫州永嘉人慶元五年舉進士歷饒州
大寧監教授辟幹辦四川茶馬司公事崔與之帥蜀
目之曰此臺閣之瑞也薦之遷武學博士國子監丞
太常寺丞奉祠拜宗正少卿兼崇政殿說書遷右司

諫尋遷左司諫兼侍講告于帝曰虛心以為從諫之本從諫以為求治之本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試右諫議大夫嘉熙三年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以言罷提舉洞霄宮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淳祐三年八月卒特贈宣奉大夫

徐榮叟字茂翁煥章閣學士應龍之子嘉定七年舉進士歷官通判臨安府遷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遷祕書郎升著作佐郎兼侍左郎官出為江東提點刑獄直祕閣知婺州遷著作郎兼禮部郎官以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召為行在司

諫復兼説書兼侍講嘉熙四年拜右諫議大夫入對言自楮幣不通物價倍長而民始怨自米運多阻粒食孔艱而民益怨此見之京師者然也外而郡邑苛征横斂無所不有嚴刑峻罰靡所不施和糴則科抑以取羸軍需則並緣而規利逃亡強令代納鹽放忍至重催犯私販者不問多寡槩遭黥徒逋官課者不恤有無動輒監繋囹圄克斥率是干連詞訟追呼莫非枝蔓如此則民安得而不怨甚者富家巨室武斷鄉閭貴族豪宗侵牟民庶始冤者不敢告負抑者不得伸怨氣薰蒸天示之應此亢陽之所以為沴也遷

權禮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淳祐二年乞歸田里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六年轉一官致仕卒

別之傑字宋才郢州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差充京西安撫司參議官遷太府寺主簿又遷將作監丞差知澧州知德安府親喪起復知德安府加直寶謨閣知江陵府湖北安撫副使進直煥章閣言親年八十乞祠歸養庶幾君親之義兩全從之以京湖安撫制置使陳晐論罷以前職主管崇禧觀進直敷文閣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起復知真州改知江寧府湖北

安撫副使加兵部郎官差充督視行府參謀官遷軍
器監加直寶文閣京西轉運判官兼提點刑獄加祕
閣修撰知江陵兼京湖制置副使進寶章閣待制知
太平州又進寶謨閣學士依舊沿江制置使兼知建
康府江東安撫使加兵部尚書兼淮西制置使邊事
聽便行之加端明殿學士淳祐二年授同知樞密院
事兼權參知政事進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兼知
潭州監察御史蔡次傳論罷七年拜參知政事乞歸
田里依前職知紹興府復以兩浙轉運判官翁甫論
罷寶祐元年卒特贈少師

四百个

劉伯正字直卿饒州餘干人父簡為丞相趙汝愚客嘗書慶曆四諫奏議授伯正而伯正以開禧元年舉進士調太平主簿通判棗陽軍辟荆湖制置司機宜兩浙轉運司主管公事歷軍器將作太府三監主簿樞密院編修官兵部郎官監察御史有事于明堂雷電忽至執事者鮮不離次伯正立殿下紳笏儼然聲色不動帝遂以大任期之遷左司諫疏言兵籍寖廣粮餉益艱請豫備軍食又言銓選財計刑獄之積敝乞以頹治之心而急董正治官之圖以勤政之思而嚴察計吏之法又言所憂非一而急務之當慮者有

三日申飭邊備區處流民隄防姦盜帝皆善其言升
右正言以華文閣待制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
召見賜金帶鞍馬改轉運使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太
平州召為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兼侍
講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給事中權刑部尚書
兼侍讀淳祐四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
權參知政事真拜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孫起予言
罷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監察御史蔡次傳言
之降一官尋復舊官致仕卒贈正奉大夫加少保時
論謂伯正立朝以靜重鎮浮不求名譽善藏其用云

金淵字淵叔臨安府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為太學博士遷太府寺丞祕書郎升著作佐郎兼權司封郎官遷祕書丞拜右正言兼工部侍郎遷將作少監兼侍右郎官兼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崇政殿說書拜監察御史論曹豳項寅孫兼侍講遷禮部侍郎尋兼國子祭酒遷吏部侍郎拜右諫議大夫改左諫議大夫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淳祐四年知貢舉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劉漢弼論淵尸位妨賢罷政予祠監察御史劉應起言落職罷祠十一年妻盛氏愬于朝乞曲加優宥少叙官

職詔止量移平江府居住卒

李性傳字成之宗正寺主簿舜臣之子也嘉定四年舉進士歷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進對有崇尚道學之名未遇其實帝曰實者何在性傳對曰在陛下格物致知以為出治之本遷武學博士尋為太常博士兼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升太常寺丞兼權工部郎中兼權都官郎官遷起居舍人兼侍講疏言東周以後諸侯卿大夫皆以既葬而除服秦漢之際尤為淺促孝文定為三十六日之制則視孝惠以前已有加矣東漢以後又損之為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

之至也千數百年惟晉武帝魏孝文為能復古之制而群臣沮格未克盡行惟孝宗通喪三年近古所獨陛下繼之至性克盡前烈有光乞以此疏付之史官庶幾四海聞風民德歸厚遷起居郎兼國史編脩實録檢討權刑部侍郎進禮部侍郎以臣僚言罷尋以寶章閣待制知饒州改知寧國府再知饒州復以言罷召為兵部侍郎兼侍講兼同脩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升兼侍讀權兵部尚書進讀仁皇訓典乞讀帝學從之權吏部尚書臣僚論舜臣立廟封爵事落職提舉太平興國宮淳祐四年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

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脩撰兼侍讀五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同知樞密院事未幾落職與郡十二年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寶祐二年依舊職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觀文殿學士致仕卒特贈少保

陳韡字子華福州候官人父孔碩為朱熹呂祖謙門人韡讓父郊恩與弟韔登開禧元年進士第從葉適學嘉定十四年賈涉開淮閫辟京東河北幹官韡謂山東河北遺民宜使歸耕其土給耕牛農具分配以内郡之貧死者然後三分齊地張林孝全各處其一

其一以待有功者河南首領以三兩州来歸者與節度使一州者守其土忠義人盡還北然後括淮甸閒田倣韓琦河北義勇法募民為兵給田而薄征之擇土豪統率疆丁又別廩為一軍此第二重藩籬也十五年淮西告捷辭策金人必專向安豐而分兵綴諸郡使卞整張惠李汝舟范成進各以其兵屯廬州以待之金將盧鼓椎新勝於潼關乘銳急戰當持久困之不過十日必遁設伏邀擊必可勝又使時青夏全候金人深入以輕兵擣其巢穴第一策也其後金人果犯安豐辭如所貽犒師改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

再如盱眙見劉琸調卞整張惠范成進夏全諸軍應
援擣虛皆行韡之策遂有堂門之捷俘其四駙馬者
遷將作監丞又遷太府寺丞差知真州淮東提點刑
獄加直寶章閣依舊提點刑獄兼知寶應州遷宗正
寺丞權工部郎中改倉部員外郎入對言臣所陳夏
周漢唐數君之事如布德兆謀任賢使能信賞必罰
區處藩鎮不事姑息規摹莫大於此又言人主所以
御天下者賞罰而已紹定二年冬盜起閩中帥王居
安屬韡提舉四隅保甲韡有親喪辭之轉運使陳汶
提舉常平史彌忠告急于朝謂非韡莫可平明年以

寶章閣直學士起復知南劍州提舉汀州邵武軍兵甲公事福建路兵馬鈐轄同共措置招捕盜賊兼福建路招捕使未幾加提點刑獄韡籍土民丁壯為一軍沙縣紫雲基告急沙縣破賊由間道趨城忠勇軍破之於高橋賊乃趨邵武勢益熾時有議當招不當捕者韡言始者賊僅百計招而不捕養之至千又養之至萬今復養之將至於無筭求淮西兵五千人可圖萬全詔韡兼福建路招捕使賊急攻汀州淮西帥曾式中調精兵三千五百人由泉漳間道入汀擊賊于順昌勝之六月兵大合加福建提點刑獄七月韡

親提兵至沙縣順昌將樂清流宣化督捕所至克捷
九月分兵進討十月進攻五賊營砦平之十一月破
潭尾磜賊起之地夷其巢穴十二月誅汀州叛卒諭
降連城七十有二砦汀境皆平四年正月遣將破下
瞿張原砦二月躬往邵武督捕餘寇賊首晏彪迎降
韡以其力屈乃降卒誅之進右文殿修撰依舊提點
刑獄招捕使兼知建寧府衢州寇汪徐来二破常山
開化勢張甚韡命淮將李大聲提兵七百出賊不意
夜薄其砦賊出迎戰見箄子旗驚曰此陳招捕軍也
皆大哭急擊之衢寇悉平六年進寶章閣待制知隆

興府贑冦陳三槍據松梓山砦出沒江西廣東所至
屠殘韡遣官吏諭降賊輒殺之乃謂盜賊起於貪吏
劾其尤者二人又謂冦盜稽誅以臣下欺誕事權渙
散所致若決計蕩除數月可畢十一月詔節制江西
廣東福建三路捕冦軍馬韡奏遣將劉師直扼梅州
齊敏扼循州自提淮西兵及親兵擣賊巢穴十二月
兼知贑州端平元年正月進華文閣待制江西安撫
使二月至贑斬將士張皇賊勢及掠子女貨財者齊
敏李大聲所至克捷三月分兵守大石堡截賊粮道
遂破松梓山三槍與餘黨縋厓而遁韡親督諸將乘

春瘴未生薄松梓山賊悉精鋭下山迎敵旗幟服色甚盛韓軍步騎夾擊又縱火焚之士皆攀崖上賊巢蕩為煙埃賊首張魔王自焚斬千五百級禽賊將十二得所掠婦女牛馬及僭偽服物各數百計三槍中箭與歛軍遇擊敗之賊遁翼日追及下黃又敗之餘衆尚千餘薙獮畧盡三槍僅以數十人遁至興寧就禽檻車載三槍等六人斬隆興市初賊跨三路數州六十營至是悉平詔曰韓忠勤體國計慮精審身任討捕之責江閩東廣訖底寧輯乃進權工部侍郎仍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未幾為工部侍郎改江東安

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二年入奏事帝稱其平寇功辭頓首言曰臣不佞徒有孤忠仗陛下威靈苟逃贖敗耳何功之有遷權工部尚書又權刑部尚書沿江制置大使依舊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往來巡視鄂州江面措置捍禦三年加寶謨閣學士十月詔選猛將精兵相視緩急據地利遏要衝以伐姦謀嘉熙元年進煥章閣學士四年拜刑部尚書辭免加徽猷閣學士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淳祐四年召為兵部尚書遷禮部尚書兼侍讀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

事尋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七年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九年以觀文殿學士福建安撫大使知福州五上章辭以舊職提舉洞霄宮開慶元年召赴闕落致仕充醴泉觀使兼侍讀景定元年授福建安撫大使兼知福州久之提舉佑神觀力請致仕明年卒年八十有三贈少師謚忠肅崔福者故群盜嘗為官軍所捕會夜大雪方與嬰兒同榻兒寒啼不止福不得寐覺捕者至因以故衣擁兒口遂逸去因隸軍籍初從趙葵收李全有功名重江淮又累從辯捕賊積功至刺史大將軍後從辯留隆興

既而韡移金陵而福猶在隆興屬通判與郡僚燕滕王閣福恚其不見招道遇民愬冤者福攜其人直至飲所責以郡官不理民事麾諸卒盡碎飲具官吏皆惴恐竄去莫敢嬰其鋒韡知之遂檄建康署為鈐轄福又奪統制官王明鞍馬及迫逐總領所監酒官親屬韡戒諭之不聽會淮兵有警步帥王鑑出師鑑請福行韡因辱遣之福不樂為鑑用遇敵不擊託以弃女擅歸亦不聞于制置司鑑怒遂白其前後過惡請必正其慢令之罪會韡亦厭忌之遂坐以軍法然後聲其罪于朝且自劾專殺之罪下詔奬諭免其罪福

勇悍善戰頗著威聲其死也軍中惜之時論以為良將難得而韡以私忿殺之然福踐危之迹已不可揜殺身之禍亦有以自取之也

論曰宋自嘉定以來居相位者賢否不同故執政者各以其氣類而用之因其所就而後世得以考其人焉宣繒薛極者史彌遠之腹心也陳貴誼曾從龍鄭性之李性傳劉伯正皆無所附麗李鳴復金淵者史嵩之之羽翼也鄒應龍無所考見許應龍治郡見稱循良林略所謂虛心從諫者有益於人主矣徐榮叟父子兄弟皆為名臣陳韡將帥才也優於別之傑多

矣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八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117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158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37
SS号=12460472
DX号=000007546126
url=http://book2.duxiu.com/search?&channel=search&gtag=&sw=%B0%D9%F1%C4%B1%BE%B6%FE%CA%AE%CB%C4%CA%B7++%CB%CE%CA%B7++117&year=&sectyear=&seb=0&pid=0&showc=0&fenleiID=&Pages=1&searchtype=1